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 卷四至六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象山集卷四

宋 陸九淵 撰

書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己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

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邪俞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閤下之門固衆人之所邪俞以為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敎而進之於閤下固宜

得觧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

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于苟為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媟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謏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紕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媟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于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令經畧廣西者書辭繞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

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試而其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原闕）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啟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蒞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

之列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為與令之所以進見者為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理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 之舉送古賔興禮也其著之令甲行之

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偽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缺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理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度之所拘者乎今之興舉送者獨覯揭示各

為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葢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尤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葢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賔之者葢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于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涖之既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聶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賔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覩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肌必三尺

俗儒妄説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指罪不容於誅博折
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臣説之而掾辭不復
博益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
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
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
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
僕以為不必遽及于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
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

矣而其生未始頡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乃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聶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于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

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勈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然喻惟知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

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
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
得去日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
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邪為復雖鋤之而未能盡去
之邪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
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
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
規矩準繩而愧惕為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為復二者

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穽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

同道中鞭策切磋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辯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臯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顔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豕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

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

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
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絶之於微則易為力耳
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
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少加勉強誅
而勿縱而欲别求道術别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正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

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易之也此一節已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為學與彙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著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

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徳修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能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犍羨犍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鐫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

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益不憚勞苦饑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為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恐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邪向時繆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于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益夫子

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于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繆妄之習為遷延茍免之計如今時冦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茍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其眞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邪抑從悅者多而改擇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私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

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閒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顔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

不言餂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
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
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
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
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
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

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于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禀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儕相親鮮不復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觔力日强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

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説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闘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徳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

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縶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

未厭道途之傳寖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原闕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胥吏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貢諛獻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為官其實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

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岩嶤服食燕設擬于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奸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内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于將命以究所懐徒切負愧兹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

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知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廪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牆屋

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于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

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煅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氷釋

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為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為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

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於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啟予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于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

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已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感而末

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彼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説得之朋舊似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聞未以為然及曽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

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為不苟簋事無大小道無深淺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概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問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喻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講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

又不可以罪師乗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于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

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令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令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

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舍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説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質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間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為害未有已也

象山集卷四

象山集卷五

書

與吕伯恭

往歳先判府宅窆願比于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欲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

近世鮮見知其疎愚所聞于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毋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户外之屨亦滿伯夷栁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

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于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吕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

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

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邪臨深履氷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艱難乃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者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且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遣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

與戴少望

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邪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

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邪任重道遠繄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侍不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敎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令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而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而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明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盡得其

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闊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原闕)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渠所以病之今閩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者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道本一致根本茍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分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礲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于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

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四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解不倦與原闕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顔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我

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解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秉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

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茫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頻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漸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廢之久為舊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

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

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得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袪除真知之却只説得勿忌二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它求此心之良本

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咏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此來

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凡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請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家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灑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冣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己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獘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顧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

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君皆安在為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重

三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説其守令無狀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

乃能有此差强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絶後至其
帥湖廣乃逺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其人始至
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
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
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
士見疑忠言不入䕶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
所賣奸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
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偽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

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

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正捄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感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循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

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嘗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益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國論亦有可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令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

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令州家使家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畒之情若有被原闕者赴愬也令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感德汙吏黠胥頗亦歛戢鄉來懷疑者皆已氷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葢事節甚多難以泛攻要須於一事精覈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髙下

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于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原闕）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大重徐提舉方罵受領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辭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

斛面者又在此外𣪪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史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歉而連兩阻艧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艧者尚多已艧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寛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

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躲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恕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疵語

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聽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奸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

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寛寛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寛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寛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寛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寛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慶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為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

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囹圄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宣布于下而

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于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詐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椎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擽其奇羸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人刼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刼於庭廡械繫之

威心悖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蕩家破產質妻鬻子
近以身免而曽不得執一字符以赴訴于上上之人或
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
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寛厚有體之說以
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
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卹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
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
蝨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

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赦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

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令之法循令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也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

利源優處亦啟無厭之心捜羅既悉而旁縁無藝張竒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㢘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寛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

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

饕安撫修撰是賴顧無擬於鄙陋之説以究寛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

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象山集卷五

象山集卷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于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沖就實無徒長虛誕使它日反指向學者以為

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静比來于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嘗聞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于成疾此殆失于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顔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

為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于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于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强困學可使必至于知勉行可使必至于安聖人不我欺也于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

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貿之過人者而至于有是
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
之所啬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
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遊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
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
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
而誰望若乃叱者致疾之故則又殆于不能自拔者矣
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

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令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已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于首惡矣惠奸獘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于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于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奸獘逆為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

者為宗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于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其之所闕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于所惑恬

于所溺而緩于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于以己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畧有自咎自責之意令全美于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于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于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厲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于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義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今子淵知致辨于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寛居仁行中庸之愽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

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

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如何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益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避而剖

三

日邇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于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于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于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隠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

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絶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濵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

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于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顔淵問為邦孔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

于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荊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于

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秪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于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

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顔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方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

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其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益亦漸于陋習膠于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于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

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于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詰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

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曽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黒于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盖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

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説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説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于其閒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于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于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于荒唐繆悠之説驚于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

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正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葢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葢以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慱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葢在清濁智愚之閒而不在于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畢力于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鶩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益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為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于流俗再眩于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于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于風波荊棘陷穽之

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于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于此邪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于迷惑今但能退而論于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邪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

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習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于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于繆戾也

二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頗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

無益而反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于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柔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于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奸或訕侮以逞其意黠之病也求諸擬者固無是矣然眩于所聽而不明乎擇苟于所隨而不審于思

覬覦于非所可得僭妄于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攷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于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强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

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豈如面承也

五

垂喻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于己于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

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别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説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説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

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閒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于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藴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

閒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己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閒議論閒議論實無益于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閒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

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某未得差
勑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
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弊居
之南五里許容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
此方記得曽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
蘭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説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説深所未喻某荅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虗論雖相聚時稍减其性迒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

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强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

為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字超邁殊不湮没差强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佊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某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

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辭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禮之本得罪于履得罪于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境退讓安詳之

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有大患因其銳進而至于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與包顯道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

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
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令其長上遣德輝
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巳
就某來歳擕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
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
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
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
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

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顒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葢此事論到著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閒話以為有益及至

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闒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耳俟其更健乃堪以爐錘也此于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著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于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于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

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録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他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别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説得來有觔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

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胷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他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寖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

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强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采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强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集卷六